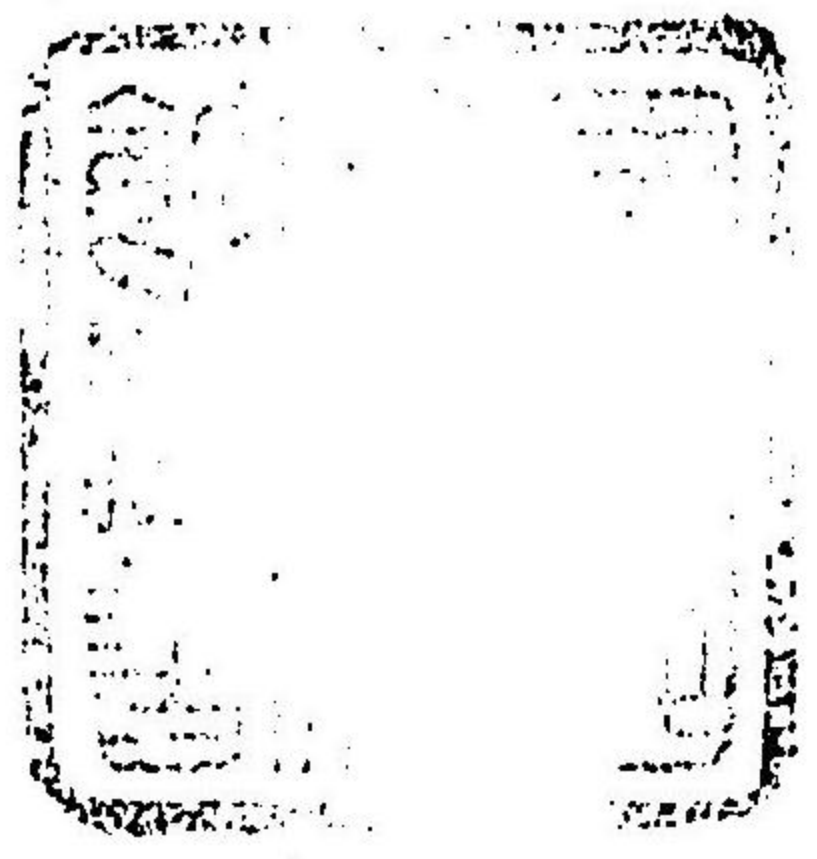


古今文髓

下

921.

0474 k



210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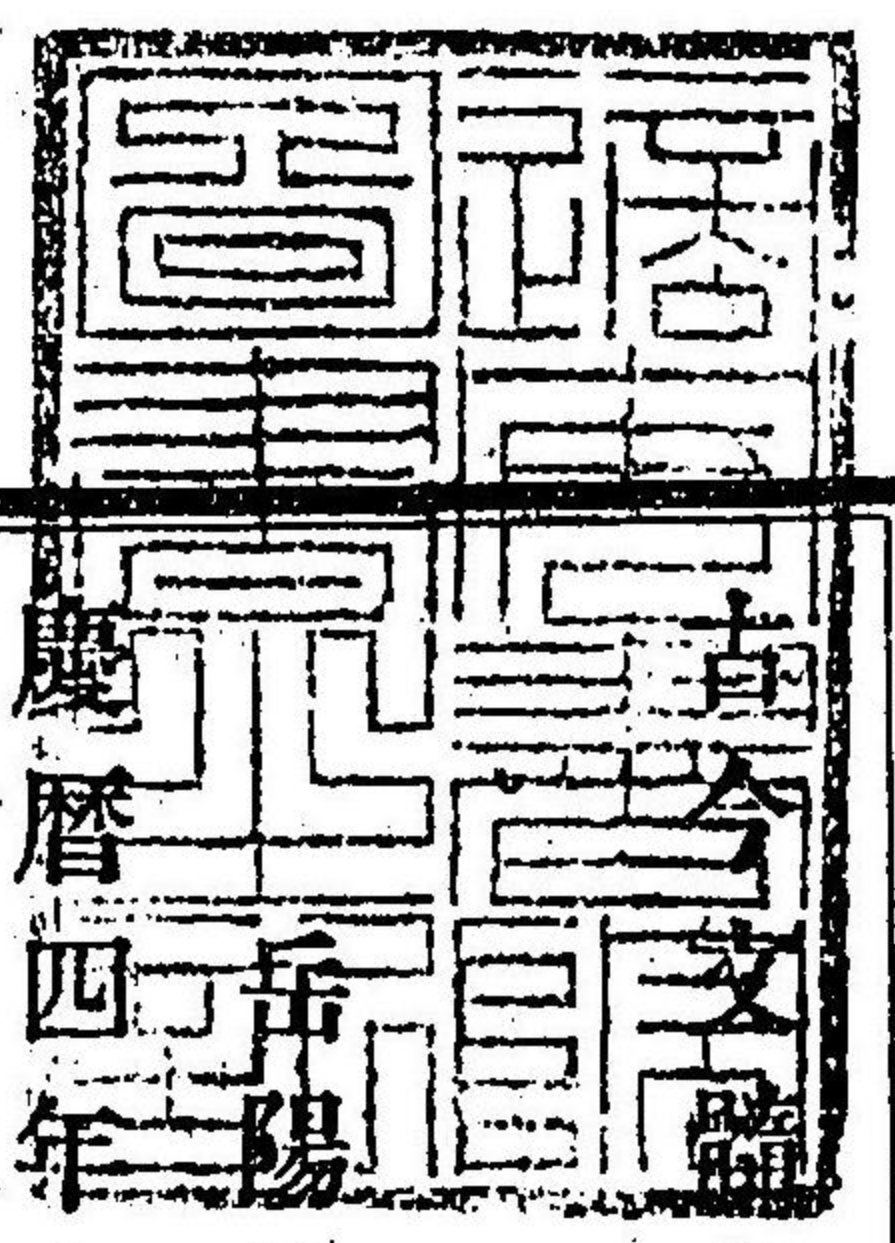
卷之下

岳陽樓記

阿波

岡本監輔

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

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

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

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

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

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

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

古文七道 卷之二

二

不行，檣傾，檣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此樓也，則有去國
同，檣短也
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
伏下悲憂二字
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
夕陰佳景
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
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
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
伏下喜樂二字
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
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
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
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從風景之美惡，而生悲喜之感，人之常情，雖仁人無不
然，唯仁人心在天下國家，視天下之人，猶同胞兄弟，天
下不安，則不暇樂風景之美也。先天下之憂而憂，是主
重看，蓋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是無不憂之時也。且
憂樂者，就中人心上言之，其實可憂而
憂，則不樂，是樂在憂之中，憂樂無二致也。

伶官傳序

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
二字就人事說
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
序來歷
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
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
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
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

旋而納之，方其繫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知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成乎艱難，敗於佚樂，千古無不一轍，君相以豪傑自負者，動受此累，皆坐無學術克己耳。

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蘇洵

前牛隱叙故登，舉叙年歲，凡五節，甚詳甚甚，凡三節，相間成文。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群兒戲先府君側，

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強悍不屈之虜庭。

與下文震懼二字對照

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一旬上下轉關處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以下以審知款情啓之，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

折衝：街口舌之間，是千古使人之難事，要以審知敵情，不上眩其誇耀，致之不惟恃口舌之辯也，老泉恐昌言爲敵所眩，不能察其實，故詳言之，愛國之深也。

黠鼠賦

蘇軾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床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橐中空，嚶嚶聲聲，聲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遽死耶？向爲何聲，豈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歎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於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故不齧而齧，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智於人，擾龍伐蛟，登龜狩

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鬼於處女，烏在其為智也。四節推原人心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女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之見也。○用○志○分○故○為○物○所故一鼠之齧而為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此不一之患也。○四○句○東○坡○少○年○所○作○之○語○也言出於汝而忘之邪，余俛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志一則可以獲龍，伐蛟，不一則不如鼠，志一者無往不通，豈為一鼠動其心乎，然志一者非天性過人，及有道者不能已，若夫為破釜失聲，為蜂蠆變色，而知其失聲變色之可醜，直克治之不失吾心之正者，是志一者也。

書戴嵩畫

蘇軾

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畫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拊掌大笑曰：此畫鬪牛也，牛鬪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鬪，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所用非所學，而自謂得人者，杜處士之畫也，抑君子所謂學者，不外乎實踐體悉，必如奴婢之於耕織，所以深達其道，豈有戴嵩畫牛之譏乎。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

陪禮伏下

杲卿皆有^{大節二字提提}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

叙次

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為之備。

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

作後案

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

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

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

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

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

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

方曆曆發讀並以非賊性奸分作兩項不見其跡

東在精神一已上叙其平生已第下

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

公為之倡也。當公之開玉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

十餘萬，世中折開一舉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

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

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

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

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

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

僊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

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

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
維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
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
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
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瞻
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
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
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
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
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

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
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
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
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
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歷忤大姦顛仆七八死而不悔者唯見道之當然而不
願軀壳者也顏公大節忤奸過於捍賊是為曾文歷卷

上高宗封事

胡銓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
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
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

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音卒持頭髮也粹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鑿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袵。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一本無以字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

忍為之邪。此段言理不可臣也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大息也。此段言勢不可臣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

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于襄陽、敗之于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

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不知下本有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己、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尙能變左衽之區、爲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件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尙能折衝

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理勢皆不可臣而欲臣之，實國營私，其罪孰大焉。潘巷忠膽義膽，論建激烈，不避銖鉞，可為千古人臣進諫之法。彼出入謗議，自街者，怯矣。讀之，得不愧且死乎。通篇生氣凜然，光儀欲貫斗牛，剖判以來，有數文字。

宿彭山縣終夜有聲

陸游

木欲靜風不止，子欲養親不留夜。誦此語涕莫收，吾親之歿今幾秋。尚疑棄我而遠遊，心冀乘雲返故鄉。再拜奉觴陳膳羞，陶盎治米聲叟叟。木甌吹麝香，浮浮芎薑屑。桂調

甘柔稚醴，煮臠長魚。脯夜敷枕席，視衾裯。晨起薰籠進衣

裘，哀哉此志終莫酬。有言不聞九泉幽，北風歲晚號松楸。

哀哉萬里為食謀。

孝子思親之情，流露筆端，聲調悽切，欲絕，結句萬里為食謀，蓋為官也，抑不義不可從，風無功不可徒食，而除為官外，不足養親者，是古今志士之通患，不唯死後遐慕也，讀之使人發長太息。

正氣歌

文天祥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

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

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

所旁礪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

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

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

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陰閱天黑牛驥同一皁鷄栖鳳凰食

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

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佗謬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

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

刑在宿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諸葛亮

段秀實

○八○句

○天

○地

○立

○也

○可

○一

○在

○刑

管寧

祖述

○所

○旁

○立

○也

○可

○一

○在

○刑

○在

○刑

杜詩語

○初

○一

○在

○刑

○在

○刑

正氣能敵百淪耳

二年

心之憂者與天其長

○哲○人○典○刑○指○上

○十○二○人○事○人○違○世○存○歷○上○丹○香○句○覺○古○道○與○昔○顏○色○相○映○照○故○不○殺○身○感○仁○乎

合和吐庭時窮節見是正氣之實也含和吐庭雖曰可
其動人亦益切所謂浩然之氣塞於天地之間者方知其不虛語矣

右宋文

仁壽堂說

吳澄

仁者壽天地生物之心曰仁惟天地之壽最久聖人之仁
如天地亦惟聖人之壽最久夫人之全德固未易全然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者得其一亦可謂仁亦可
謂壽矣予嘗執此觀天下之人凡氣之温和者壽質之慈
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長厚者壽言之肫懇者壽蓋
温和也慈良也寬洪也長厚也肫懇也皆仁之一端也合

楊杜翁年八十有二，一鄉稱善人，名所居之堂為仁壽。予雖不識翁之面，其必溫和者與，慈良者與，寬洪而長厚且肫懇者與，五者有其一，已宜壽。況有其二三四五者乎？今年秋識翁之子於京師，獲見時賢所贈仁壽堂記，於是推仁者壽之理而為之說。

仁者壽之理，瞭如指掌，欲得長年者，宜服膺毋怠，然豈但是乎？治國亦莫如仁，未有不仁而永保其國者也。

讀藥書漫記

劉因

○二○句○是○本○旨○天生此一人，而一世事固能辨也。蓋亦足乎己，而無待治亂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茺莢以治氣，魚鼈螺蜆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

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俱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

此理千古不易，彼自稱無用之人，不可處之世，逸居無為，怨天咎人者，莫非自暴自棄之徒，豈達理者哉。

右元文

賣柑者言

劉基

杭有賣柑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置于市，買十倍，人爭鬻之，予買得其一，剖之，如有煙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

以寶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街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
為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是以食，吾軀吾
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為欺者，不
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臯皮者，
洗洗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畧邪？高視大冠拖長紳
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之業邪？盜起而不知
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廩
粟而不知耻，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者，孰
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
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然無以應。

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世疾邪者邪，而
託于柑以諷邪？

後世在仕途者，率皆諾諾媚上，無所論建，旅進旅退，以
保位祿，其用心與盜無異，而視貧工傭夫稍事欺騙者，
輒詰責之，顏厚之甚也，青田識見過人，其文章
多足強人意者，如此篇，亦可以窺其一斑矣。

川上書堂記

蘇伯衡

余君自明，家平陽之南郭，其居第在濠之濇，不踰闕而川
流可挹也。自明隱居教授間，以臨以觀，而心有契焉。因以
川上名其書堂，而求余記之。嗟夫！昔者聖人之在川上，所
為歎夫水者，不在水也，在乎道也。而余於道猶望洋焉，則
自明之所以名堂者，余安能言之。雖然，道固未易窺也，而

川上之流水，則有足徵者矣。一日有旦，有中有_{映中也}，有夜，而水之流也，自旦至夜，未嘗息焉。一月有朔，有弦，有望，有晦，而水之流也，自朔至晦，未嘗息焉。一歲有春，有夏，有秋，有冬，而水之流也，自春至冬，未嘗息焉。非特歲月日然也，流乎千萬年之先，而不見其始焉；流乎千萬年之後，而不見其終焉。豈獨水哉？於是觀諸日月，西者沒而東者生，於是觀諸陰陽，上者剝而下者復，於是觀諸草木，榮者悴而_曲者_{而生曰區}申，於是觀諸鳥獸，孳者革而_{毛吹也}毳者_{毛更生也}毳，亦猶水之前者逝而後者續也。嗟乎！何以然乎？曰：出於氣乎，氣不自神也；曰：出於機乎，機不自運也。則何以然乎？詎不聞乎？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此天之所以為天也。天命不已，故命于天，而形於兩間者，亦不已。微之為草木鳥獸，且猶然而況於人乎？人之於天也，其氣同也，其理同也。天地之初，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氣宰乎形，理宰乎氣，是故天地以氣為橐籥焉，以理為樞紐焉，而人之所以為橐籥為樞紐者，亦惟氣惟理焉爾。氣之在人，也，榮衛之周流，呼吸之出入，無不同乎天也，而況於理乎？理者何？性而已矣。性之在人，也，無往不體，無時不然者，何誠而已矣。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夫惟聖人克誠，安得人人而聖哉？古之君子，不睹亦戒，不聞亦慎，發乎己之所謂自知，行乎人之所不見，亦謹焉者，所以立

其誠而全在我之天也。獨之不謹，則有時而息矣。有時而息，則誠之不至矣。誠之不至，則無以與天一矣。而人也會水之不如矣。嗟夫，有志於道者，可不謹乎哉！由君子之學，進于聖賢之道，余未之能焉，抑不敢不勉也。竊喜自明之有志，輒相與言之，倘有取於是，則請以為川上書堂記。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天之所，以日新，即所謂道也。道銘于人心，與天合一，無間，君子立誠，以全其在天之，是之謂與天為徒，是聖學之極功也。

深慮論

方孝孺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

事。豈其慮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為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彊耳，變封建而為郡縣，方以為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為諸侯，以為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弑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為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為之備，而其亡也，皆出於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

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夷狄，此其非人謀所可及人皆有出人之智，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謀子也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所能周，非法術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卒不忍遽亡。

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

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而

豈天道哉？

聖人知事變非智慮法術所及，是其所以大過人，而凡為君相者，不可不知也。知有淺深，唯聖人深知焉。以結乎天心，要在積至誠，用大德，而天之保我子孫與否，固非其所計較。然合天心則保子孫，反是則亡，是一定之理，不害有慈母云云之言也。正學遇大盜，罵辱、忍殺、十族不足為法，而其文有正大如此者，題曰深慮，不經已。

勉學詩

方孝孺

莫驅屋上烏，烏有反哺誠。莫烹池上雁，雁行如弟兄。流觀飛走倫，轉見天地情。人生處骨肉，胡木心自平。田家一聚散，草木為枯榮。我願三春日，垂光照紫荊。同根而並蒂，藹

藹○共○生○成○

勉學而飯之孝弟建其本也、清魏禧蕭小翮五十序有言、後世人倫之薄、莫甚於兄弟、恩不若父母、情不若妻子、投吾之意氣、不若朋友、故篤兄弟、為世所難、為有甚於忠孝者、然同母而共腹、異母而共氣、年相若、壽相似、其共處於天地間、視父母妻子為特久、其說明白切至、足以發此詩含蓄之妙、並有補世道者也、

答毛憲副書

王守仁

昨承遣人諭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

小官常分、不足以為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為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為利、禮義為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在、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為福也、况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盡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死生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

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瘡痍而已爾與三死同防不得盡

毒而已爾魍魎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

之論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

所墮隋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忠信禮義即是道即是福福之與道一而不一外道則無福矣故君子以循道為福也陽明嘗題夢槎奇遊詩

卷有言曰君子之學求盡心焉爾吾心有不盡焉是謂自欺其心盡而後始以為快也惟求自快故富貴貧賤憂戚患難之來莫非吾求快之地其說以循道為快樂正與此相發陽明文多奇警如此者須把全集細看

野人

黃淳耀

野人歎息朝無人朝中朋黨如魚鱗十官召對九官默匍匐苟且容一身廟堂何人理陰陽頻年日食四海荒吾欲

上書問朝士却恐人詞妄男子

末世通患千古同歎

右明文

殉節錄序

魏禧

嗚乎此知隨州徐公殉節錄也當時州縣吏使盡能守死拒賊如公賊雖強其鋒必數折銳鈍而不可用州縣清野堅壁賊勞于攻無所得食其勢可以自斃何至全楚破陷蹂躪秦豫神京陸沈豈不悲夫獻賊攻隨州凡十三日以羸卒乘城出奇兵殺賊力竭援絕身巷戰攢刃斷頭以死一子二妾諸奴婢從死者一十八人可謂烈矣天子嘉

憫贈官大僕卿賜祭于蔭生建特祠二褒忠之典于是爲盛州縣吏宜觀感奮興畢命疆場爭自致身忠臣烈士乃其時叛降相繼聞風棄城守抱頭竄伏以免者往往而是抑獨何與天下之亂莫不始于州縣州縣得人則亂不及府府得人亂不及省會省會得人亂不及京師州縣選非其人釀毒決疽禍延都會勢有必至然當時州縣吏權太輕細故興除必積累而上大有司不報可終不得行又所簡科目士率皆以時文進身不習世務夫以不習世務之學居甚輕之任而當大難民社存亡繫于反掌死生決於呼吸雖賢者猶不克勝况貪庸齷齪者乎此公之才與烈

所爲不可及也公諱世浮字仲明嘉興縣人中萬曆戊午舉人先任重慶推官有政聲禧特叙其大節因及州縣治亂用以告後之人使有變計焉

天下之亂始于州縣使州縣吏盡能守死拒賊安有神京陸沈之感哉恨世主視州縣甚輕往往不得其人所以有土崩之患不可收拾也

息爭

劉大櫨

昔者孔子之弟子有德行有政事有言語文學其鄙有樊遲其狂有曾點孔子之師有老聃有郟子有萇宏師襄其故人有原壤而相知有子桑伯子仲弓問子桑伯子而孔子許其爲簡及仲弓疑其太簡然後以雍言爲然是故南

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孔子與。至於孟子。乃爲之言曰。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當時因以孟子爲好辨。雖非其實。而好辨之端。由是啓矣。唐之韓愈。攘斥佛老。學者稱之。下逮有宋。有洛蜀之黨。有朱陸之同異。爲洛之徒者。以排擊蘇氏爲事。爲朱之學者。以詆譏陸子爲能。吾以爲天地之氣化。萬變不窮。則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盡。昔者曾子之一以貫之。自力行而入。子貢之一以貫之。自多學而得。以後世觀之。子貢是。則曾子非矣。然而孔子未嘗區別於其間。其道固有以包容。

之也。夫所惡於楊墨者。爲其無父無君也。斥老佛者。亦曰棄君臣絕父子。不爲昆弟夫婦。以求其清淨寂滅。如其不。至於是。而吾獨何爲訾警之。大盜至。肘篋探囊。則荷戈戟以隨之。服吾之服。而誦吾之言。吾將畏敬親愛之不暇。今也操室中之戈。而爲門內之鬪。是亦不可以已乎。夫未嘗深究其言之是非。見有稍異於己者。則衆起而排之。此不足。以論人也。人貌之不齊。稍有巨細長短之異。遂斥之以爲非人。豈不過哉。北宮黝孟施舍。其去聖人之勇。蓋遠甚。而孟子以爲似曾子。似子夏。然則諸子之跡。雖不同。以爲似子貢。似曾子。可也。居高以臨下。不至於爭。爲其不足與。

我角也。至於才力之均敵，而惟恐其不能相勝，於是紛紜之辨以生，是故知道者視天下之歧趨異說，皆未嘗出於吾道之外，故其心恢然有餘，夫恢然有餘而於物無所不包，此孔子之所以大而無外也。

孔子之學，所以安天下，故天下之學，為善去惡者，莫非孔子之學，何有於內外同異哉？執一偏之見，問難攻擊，適足以害己害人，孔子之罪人也，可不察哉。

與門下士書

徐文駒

自到館以後，車馬之喧頓絕，應酬之跡漸稀，焚枯啜茗，傳經課義，與二三子砥礪于寒檠，做榻之間，解一疑，送一難，頗謂此樂不淺，齋居多暇，因得肆力于古文，自史漢唐宋

八家，以暨明之景濂震川諸集，橫列几上，取次誦之，聲琅琅出金石，左朱右墨，丹黃燦然，乃知韓子所謂人之進未始不為退，我之退未始不為進，蓋有味乎其言之也。竊念天地英靈，清淑之氣，結為文章，造物者鄭重秘惜，不肯多予，殆百倍于科名富貴。宋元以前無論已，即如有明三百年，自洪武庚戌，至崇禎癸未，其間躋科第躋廕仕者，不下數千百人，此數千百人之中，大半與草木同朽腐，黃土烏紗，已為狐貉噉盡，其磊落軒天地者，上之道德，次之事功，又次之，則惟以文章名一世耳。故古人謂立言之士，與立德立功，共垂不朽，蓋其聲光氣魄，歷久長新，雖或廟社已

非山川改色而若人英靈清淑之氣如星芒劍花千載不可埋沒由此觀之君子可以知所輕重矣諸君子以超羣出類之才負通經貫史之識倘能一旦發憤茹古涵今力以前賢自命不難與累朝作者先後馳驅而乃愒時玩日寂寂未有所表見豈不重可惜乎僕年來困頓無聊如嚴冬小草霜欺雪壓可謂際人生極不堪之遇矣而倔强排與傲通慕之志終不屑以此自貶方且培其根本養其元氣以待春暉之自至就令天地之氣有秋冬而無春夏亦當左圖右史終老名山將以萬世之伸敵一時之誦而况諸子之才之遇有遠過某什百者乎昔者魏晉之世清談廢事端

以蕭疎慵懶自號風流此正晉人習氣其文意委茶不振職此之由吾黨所當鑒戒也豈謂諸子賢者而肯有意效之詞直意懇冀少資攻玉之助諸君子幸裁察焉

非造物秘惜也特人不能發揮也從來文士好評文多為此等說者而觀其所作毫無所發明如丹崖擊亦恐未免為大言欺人也若夫古今嘉言善行實要能文之士極力模寫而文士所為往往不過遊戲小品彫飾自喜至於嘉言善行則曰此不可以文之巧拙論也是豈知文者哉然異文不朽則固如丹崖所說不可易已

送吳眷西歸長林

吳嘉紀

長林何處所泉潔山秀峙曖曖人煙際灌木四五里枝上老鴉多春來各生子子幼含哺勞子大雌雄恃恩勤雖已極○編○等○共○生○長骨肉一巢裏此時垂白母望遠閭自倚行路稍欲稀夕

陽牛山紫兒今遠歸來無米親亦喜

即景觸物思親之情甚切言盡而意不盡一讀使人感慨不已

感懷雜詩

鄭世元

泰山不自高因丘垤以形河海不自廣因溝澮以名他山
有礪石良璧逾晶瑩木槿爭朝榮松柏彌見貞何妨粟有
糝維其簸之精何妨苗有莠罇趙畊者明

比喻之文極切人事

右清文

虛心平氣說

尾藤孝肇

讀書偶獲一說質諸古人而協焉徵諸今世而弗悖焉欣

然自喜以為至理他日無事獨坐窗下倏思之協焉者猶
有不協也弗悖焉者猶有悖也是何其見之瞭乎後而既
乎前哉論事偶獲一義考諸古人而合焉驗諸今世而弗
謬焉快然自足以為至道他日無事獨坐窗下倏思之合
焉者猶有不合也弗謬焉者猶有謬也是何其知之昭于
後而昏于前哉嗚呼我知之矣蓋心不虛則蔽氣不平則
蕩當其獲之之時也欣然快然者其氣為之蕩也以為至
理以為至道者其心為之蔽也他日能覺之者其心虛其
氣平也今夫水之性真清可鑑而有土汨之方圓之不能
察苟心蔽氣蕩寧不謬繫於朱乎哉是故舍其所執而讀

之。無。讀。不。通。忘。其。所。持。而。論。之。無。論。不。當。優。柔。厭。飫。以。之。講。習。切。劘。以。之。凡。書。之。微。旨。事。之。得。失。莫。不。永。釋。理。順。焉。譬。出。於。荊。棘。觀。於。平。原。正。路。與。旁。徑。宛。在。目。中。豈。難。於。擇。而。由。之。乎。豈。不。誠。欣。然。快。然。乎。橫。渠。先。生。曰。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夫。唯。虛。平。可。得。而。來。之。

天下之事、皆要虛心平氣、如臨大節、處大事、皆然、不唯讀書一事為然也、

為善最樂說

佐藤坦

絲竹管絃、果樂乎、吾見聾其耳也、綵綺文錦、果樂乎、吾見盲其目也、膏粱旨甘、果樂乎、吾見爽其口也、酒爛其腸、而色伐其性、狗馬弋獵暴其氣、宮室臺榭墮其體、凡人之所

猛也、差也

趨以為樂者、吾意未見其為樂也、至於為善之樂、則異於此、為子而孝、竭其力而勞其心、為臣而忠、致其身而厲其精、凡其所以為善者、殆如見其可苦、而未見其為樂者也、然而孝於親則親樂、忠於君則君樂、推諸家則家樂、施諸國則國樂、措諸天下、則天下樂、夫天下皆樂、我何獨不樂、盎然其若春煦也、煥然其若暖嘘也、熙熙然其若百鳥和而群芳粲也、嗚呼、是皆為善之推也、而其為樂、果為何如哉、東平王蒼語人曰、為善最樂、庶其有見於此歟、
以善為樂、其樂久益大、人生無復福社、足以易之者矣、君子之學、實盡於此、

記浪華節婦事

賴襄

浪華有夫婦與居者，夫罹惡疾，而妻事之甚謹，夫勸其
適，未肯也。一日觀於屋後，其壁腰蔽以杉皮，皮裡有一蠧
蜓貫於釘，猶蠢蠢然，恠之數就驗視，其雌往來哺之，故久
而不死也。妻為悽然，以告夫曰：蟲豸且護其儷，况人乎？良
人未死，妾將何之？夫猶不自安，因計速死，聞河鮪殺人，買
而食之，敗血數升，而其疾立愈。終身為夫妻，外史氏曰：是
豈非天平妻之節，激於蟲而全，夫之疾，激於魚而愈，夫妻
皆善人也。天與善人，猶信。

切人情達天理文
之有補於世教者

下筑後河過菊池正觀公戰處感而有作

賴襄

文政之元十一月，吾下筑水，僦舟筏，水流如箭，萬雷吼，過
之，使人豎毛髮，居民何記正平際，行客長思己亥歲，當時
國賊擅鴟張，七道望風助豺狼，勤王諸將前後沒，西陲僅
存臣武光，遺詔哀痛猶在耳，擁護龍種同生死，大舉來犯
彼何人，誓剪滅之，報天子，河亂軍聲代銜枚，刀戟相摩八
千師，馬傷胄破氣益奮，斬敵取胄奪馬騎，被箭如蝟，目皆
裂，六萬賊軍終挫折，歸來河水笑洗刀，血迸奔湍噴紅雪，
四世全節誰儔侶，九國逡巡征西府，棗萼未有向北風，殉
國劍傳自乃父，嘗郤明使壯本朝，豈與恭獻同日語，丈夫

要貴知順逆、少貳大友何狗鼠、河流滔滔去不還、遙望肥嶺嚮南雲、千載姦党骨亦朽、獨有苦節傳芳芬、聊弔鬼雄歌長句、猶覺河聲激餘怒、

四世全節、未向北風、却明使壯本朝、何等義氣忠膽、一讀之下、覺英靈襲人、

拙堂記

齋藤謙

余住於津三年、移居者再、壬午春始賜宅檢校里、室屋堅樸、無粉漆之飾、甚適拙者之意、至今三年、遂安之、命其前室曰拙堂、一日客來難、余曰拙非美名、子何安之、縱子安之、何至名宅、豈不足上賜乎、余曰嘻、非唯我安之、將欲使天下之人悉安之、凡事常損於巧、而成於拙、故曾子之魯

而聞一貫之旨、子羔之愚、而與七十之列、勃之椎魯、安劉氏之亂、陵與黯之躓直、折蘖后之威、而燔叛王之心、此數人、皆世所謂拙者也、然其德行功業、赫赫如此、今子以名貶之名、實之實也、以實貶之、實何所不可、子何為不美哉、若夫巧發乎言、為諛言、見乎顏、為令色、施乎身、為邪行、以之事父、非孝、以之事君、非忠、無所適而可、攻學者、不專心、致志、矻矻累章、句則不達、習武技者、不汗顏、龜手、汲汲積尺寸、則不成、彼巧者視焉、以為拙謀、縮手袖間、不肯為之、不啻不肯為、又笑人為之者、望其外、則委委紆紆、熟于言語、嫻于進退、人孰不傾慕、而其中空疎、不直一錢、一旦

緩急爲狐鼠態，有難事則避，有大議則讓，容頭過身，自占便宜，不肯出身任國家事，自古當危難之際，賣君誤國者，未嘗不在此輩焉。而無事之日，貴巧賤拙，是識者所憂也。故不得不反其所貴賤也。夫拙則專，專則誠，未有專而其事不成者，未有誠而其行不達者。一拙行而真才出矣，士大夫自期曾高之爲人，則非拙不可，人君欲得陵勃之臣，則亦非拙不可，余受國之大恩，不止第宅之賜，故以此自期，又以望於人，區區之心，所以圖報萬一也。客茫然而退，乃書其言，掛堂之東偏，以庶幾拙者來與，不恤巧者觀笑也。

拙則專，專則誠，損於巧，而成於拙，無學業，無政事，皆然，故豪傑常出於剛毅木訥之士，而輕俊子弟，不得與也。

地氣說

鹽谷世弘

地氣之游移，遷轉於五方，而盛衰于一隅，猶如日日出沒，于東西，升淪于南北，而有晦明溫冷之異歟。其爲數遠者，五百歲，近者二百歲，人與地氣相爲盛衰，而國之泰否興亡，從之。且以近古觀之，當奇渥溫氏興於蒙古，地氣嘗盛於西北矣，滅國四十，拓疆數千萬里，西延歐羅巴，東將欲吞我，北條相州，一舉殲其二十萬衆，於是地氣屈而折，漸遷于東南，而我建武中興，暨明朱元璋之興，適當其會，又二百餘年，益遷而極于東，我三河尾張爲最盛，隔海則在

長白山之東、又百餘年、漸轉而移于西、西洋諸國相尋而興、亦迭有隆替、至今猶雄者、為鄂羅斯英圭黎、而衰運微兆矣、嘗聞我邦山嶽、火脉最多、地動者、火脉之所由致也、客歲陽焰方旺、地維大震、東海之波瀾、作力貌鼠怒洶騰、蹴天門、撼坤軸、汨丘陵、襄城郭、為數百千年未有之變、大凡大慝氣之後、必有大淑氣、客歲之變、或者得非地氣將大轉之兆乎、夫人者、天地之主也、方今六十之州、男女蓋五千萬口、豈不有真人出乎其間耶、不興于上、或興于下、誰居能乘地氣之旺、以挽回天運者、作地氣說、以待其人焉、

陰陽消長之理、千古不可易也、天地之德、雖曰日新不已、其氣必有盛衰之時、乘運之盛、勇往奮前、自處仁、儉

以待之、帝王之業也、

痘喻

安井衡

昆陽有錢氏者、以財雄于一鄉、其子患痘、親者姻者、近相熟者、遠相識面者、仰其鼻息、以舉火者、無日夜踵相接於門、或曰、痘狀可患、宜加意調護、主人不悅、形於色、或曰、險惡極矣、請會眾醫、而精議之、愈益不悅、或曰、見點雖多、紅暈如潤、我能保其無虞矣、何曰、險也、錢氏乃大悅、延之密室、凡事必與之議、而他人不與焉、如此者十餘日、其子終死矣、諸人弔且候、意如痘急時來看痘之狀、錢氏哭而受之、且謝其勞、然邈然意不相接者、皆言險惡可患者也、極

意。歎。待。與。之。道。往。事。對。泣。盡。哀。者。皆。言。無。虞。者。也。其。弟。不。能。平。從。容。說。錢。氏。曰。親。者。愛。兄。以。及。兄。之。子。故。及。其。未。急。謀。所。以。救。之。冀。收。一。生。於。九。死。之。中。其。意。忠。矣。而。其。言。又。驗。今。兄。反。疎。之。獨。親。夫。言。無。虞。者。彼。特。欲。媚。兄。以。得。我。錢。耳。豈。真。憂。兄。子。之。死。生。者。乎。哉。兄。既。一。誤。於。前。冥。然。不。喻。猶。以。為。忠。弟。恐。再。誤。後。事。也。願。少。思。之。錢。氏。掉。頭。曰。女。不。知。也。彼。知。痘。無。可。奈。何。謂。均。之。死。也。寧。慰。生。者。使。無。後。患。故。且。言。其。無。虞。以。緩。我。憂。死。則。從。而。慰。喻。我。無。所。不。至。非。愛。我。而。何。且。死。生。天。也。彼。獨。如。之。何。親。者。恃。其。親。我。子。未。死。而。先。言。其。死。使。我。憂。憫。殆。不。能。終。日。不。祥。孰。大。焉。今。既

死矣。察其鼻間。詔詔然有誇我之意。是幸我子之死。而喜其言之中也。比之夫對泣盡哀者。其忠不忠如何哉。有親如是。不如無親之愈。我雖死焉。不能復親若人。而汝反善之。豈亦黨彼輩邪。弟乃不敢言。後十餘年。錢氏家漸衰。殆不能自給。親舊釀錢以賙之。而言痘無虞者。皆既轉走於他人之門矣。

人情好諛。如錢氏者。滔滔皆是。至覆滅而不自知也。如儒生能文。官吏經濟。每每為諛者所敬。願可不察哉。

送麻生彥國遊京師
廣瀨建
文獻推京洛。遊方實所宜。登泰小天下。古人豈我欺。獨傷青衿子。佻達不自持。目逐繁華樂。心如駟馬馳。鳴水觀月

夜祇園賞花時、徒攜謝公妓、不窺董生帷、一朝黃金盡、燈
燧無所之、歸鄉慚僚友、低面多遁辭、季子裘已弊、卜商身
未肥、遊學為遊冶、人心固難期、麻生後進秀、素抱良璞姿、
猶須琢又磨、勿恃涅不緇、仲尼觀京周、大史探九疑、去去
當努力、聖賢是汝師、

後世書生非携妓遊、則閑居獨樂、以釀留飲脚氣諸
疾、糜財損身、敗家亡國、此其頂門第一針砭、宜服靡不
忘、

右皇朝文

古今文體卷之下畢

明治十八年九月八日版權免許

評選兼出版人

東京府平民

岡本監輔

東京小石川區小日向町壹丁目壹番地

萬國通典

岡本監輔先生著述

此書蒐錄字內萬國古今之文獻制度、分為國本、內廷、宗室、氏族、制用、政
要、學政、貢舉、官制、考課、秩祿、爵位、器服、邦制、稅法、職役、貨幣、國計、農政、水
利、道路、工作、商務、警保、賑貸、衛生、婚姻、獄訟、刑法、兵制、民會、祭祀、喪葬、三
十四門、其一門中觸類併錄者亦甚多、下注出所、末有論斷、其於經國大
典、無一不備者矣、我邦自源平氏及今日、西洋各國自開
關及近代、實為此書獨擅、蓋先生二十餘年精力所成云、

要言類纂一經世叢言

岡本監輔先生著述

此書網羅和漢古今之名言格論、增損刪定、分類彙之、為事天、立志、蓄德、
明倫、居家、處世、知人、莅官、為政、司憲、議兵、衛生、勵業、十三篇、細大不漏、高
下兼收、萬學之要、盡在於此、屬生篇、廣記、
農桑耕牧之說、於物產事業、尤為切要、

發賣所

各府縣下書舖

東京築地活版製造所印刷

定價金六拾錢

